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八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邱庭澹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sub>臣</sub>郭祚熾

謄錄監生<sub>臣</sub>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八

仁宗經制西夏要畧

宋 彭百川 撰

景祐元年十二月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  
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  
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疏十上上欲  
用之會丁母憂寶元二年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

州鄜州李渭降尚食知汝州坐不察寇情也朝廷雖知元昊猶善遇其使初議誅元昊使者叅政程琳以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王德陳執中皆欲執其使盛度等不可卒遣之三月壬寅右正言吳育言畧曰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羣議修節用愛人之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上嘉納之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絕而已一有



背叛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非隸版籍不足  
責也今元昊若止是款邊當置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  
先行文告以詰其由不比中國叛臣即加兵討大凡兵  
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  
性惟事剽掠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  
或陷誘詐之機今宜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  
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算也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  
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

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窘漢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  
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  
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奏入宰  
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奏俱  
不報癸卯賈昌朝上書畧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  
遺朝廷之憂臣謂此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  
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  
度至今未聞有所施行又云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

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邇郵雖寧兵備不省徭役雖  
簡農務不篤外厚幣聘內豐廩假自餘虛用冗費難以  
悉數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以來迄  
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  
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樞密學士張若谷右諫議任  
師中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省減以聞真定  
都部署夏守贇上召用之入見帝問西事守贇曰平時  
所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賊兵猝至固守不

暇安能出鬪耶宜并兵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然之韓琦言減省浮費當自禁宮始詔從之六月丙寅遣魯絕持詔諭嘉勒斯麥使擊元昊卒不能也先是詔陝西安撫龐藉諭旨如永興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畧曰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若繕治地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要但遷延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謹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

勒斯賚父子用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其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遣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罪若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秋九月甲寅直集賢院富弼上疏言趙元昊反狀有紊者六事

云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  
備養成深患遂此大騷此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畧舉  
八條止為戎事不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一不斬其使  
以破其謀二今始用武不遽練軍以驚衆三不當惜內  
府而取於民四不當限官而舉士五馬遵之賞薄不足  
以激勸六購募元昊科格無益七宜罷免夏守贊之職  
而別選才能八不接見武臣非所以廣接納十一月修  
起居注宋祁上疏論三冗三費冗兵冗官僧道齋醮薰

修之費寺觀卒徒官司之費使相接度之費時陝西用  
兵調費日促又言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  
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  
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必自宮掖始天下嚮應民業  
日豐人心不搖師復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蠡  
爾戎首可玩之掌股中矣閏十二月直史館蘓紳陳八事  
一重爵祿二遴選擇三明薦舉四異服章五適才宜六擇  
將師七辨忠邪八修預備欲預備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

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去蕪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久欲國之富則崇節儉尚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食之蠹絕奢靡之弊書奏帝嘉納之紳又請詔西邊為入討之計云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其論利害甚多知延州范雍言西邊守禦利害知制誥葉清臣論西邊兵備虛弱廊延環慶副都統劉平上攻守之策云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



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初夏竦請置土兵易戍兵東歸  
令既下知河中府楊偕言不可朝廷下竦議竦奏土兵  
其利六慮有小人  
不忠以謀非出已曲要破壞果有楊  
偕上書熒惑聖聽但偕所言以少擊衆乃虛語若偕能  
之乞命以代臣盡減邊兵千人留百官留十果以此平  
兇蕩寇即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亦乞嚴譴以戒讒慝  
詔以竦章示偕偕奏云臣之所陳蓋謂增兵習既不精  
徒費國用虜未平而中國先困竦乃以臣為不忠此其

用意非獨欲中傷臣亦欲傾朝廷大臣也古人以少擊衆不可勝數今竦在涇原守其城壘不聞出師何用兵衆蓋竦意戰或敗衄則欲以兵少為辭又云兵不條土地係將帥訓習撫養激勵之如何爾竦議遂屈

康定元年二月宋庠請嚴守備潼關從之諫官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自潼關以西棄之耶已丑富弼言自古以來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與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宰臣張

士遜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自蜀歸論  
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陝西安撫使上謂琦曰夏人  
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乙巳  
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韓琦言陝西科  
擾頻仍民不勝其困請免此一路以安衆庶從之丁酉  
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叅議富弼言邊事係國  
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上取  
其言降是詔丙午改元悉許中外臣庶上封事朝政得

失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丁未詔韓琦與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具數以聞當加優恤將佐懦怯並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之物數十萬時慶州陳叔度陳邈防策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置之僻左何得自効非所以來人才也詔皆從邈任己酉知延州范雍言昨朝廷詢臣深討之計臣未知深入之利又言偕援契丹令舉兵為

犄角庶此賊可滅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契丹賜  
千萬可以破借助之謀也范雍降知安州坐失劉平石  
元孫也時賊圍塞門安遠寨琦奏乞留雍以安衆心若  
謂雍節制無狀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內辰內出手  
詔俾大臣條陝西攻守之策庚申再降郭勸李渭言者  
以二人不當拒絕山遇使故也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  
言畧云李士彬族破而汭邊離落壞宜選閣門祗候為  
寨主以補其闕撫存熟羌云邊兵小屈皮膚之憂民力

之窘腹心之患也臣請首修緣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減騎卒土兵增則守禦有脩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秩之科以誘兼并寬茶鹽之利以足編氓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入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時手詔諮訪執中既合議上對退復奏此上嘉納之起居注吳育言比常建乞通回紇以破吳賊宜募機辦有膽畧

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壬申以達州  
刺史高志寧為河北安撫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  
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  
謂迅雷不及掩耳章疏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劉平石元  
孫陷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  
日召至闕問今宜為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兵不識  
法制故敗請以古陣法教之諸帥以今所習異不肯用  
志寧又言元昊與契丹通宜為備故命之俾經畧云三

司使晏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受諸將乃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宋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帝初詔詢攻守之策至是召之同管樞密知永興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民苦調發吏或促辦因以侵漁行為之區處條畫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朝會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他州民費省半范仲淹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詔舉才任將帥



以名聞從富弼之言也已外詔吳遵路籍河東鄉丁為  
邊備又不其法於諸路以遵路常建議復兵民也癸未  
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西鄙用兵將權不可不專軍法  
不可不峻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  
長斬之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較  
軍中之令可謂隳矣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宜從  
中覆施之于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十數萬將  
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人哉上嘉納之陝西安撫使

韓琦上疏言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次以環州最逼賊境為今計者莫若分河中同州銳兵三千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履本路經畧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充本路鈐轄鄜州駐劄用朱觀知環州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其沿邊城寨自來係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小寨柵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沿邊都監路分等之闕即令選差沿邊州軍招置

蕃落保捷等指揮不必拘定等秩但以人才壯勇堪任  
披帶者充上嘉納之康定元年夏四月大理寺丞秘閣  
校勘石延年往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  
延年常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  
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吳遵路使河東時  
方用延年之說藉鄉丁為兵也已亥陝西安撫使韓琦  
等言慶涇鄜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種請聽富民自僱  
人大修築量工與官

三萬工瘠即五萬工監薄七萬工  
薄尉八萬偽備職十五萬工奉職

乙巳詔運使河北姚仲孫沿邊安撫高志寧密下諸州

軍招募土兵從王拱辰之言也

拱辰奉使還言寇不畏官兵畏土兵故降是詔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運使御史知雜高若訥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若訥為諫官詆仲淹謀事疎濶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彊事固當體朕委寄之意詔諭之若訥尋留判流內詮壬戌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使李迪代之士遜罷政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於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

關中之備無二三為今之計莫若嚴邊城使持久可守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鳳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  
則同州河中控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蘭華州據黃河  
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  
若寇至則使邊城清野不與戰關中少實豈敢深入復  
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  
無所施牛羊之貴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  
心離叛有間隙則行天討此上策也戊寅夏竦為經畧

安撫招討永興軍已卯韓琦為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並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初仲淹與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夷簡何憾也知同州龐藉為陝西都轉運使藉常上言宜裁酌三官之賜以勵戰功則寇不足平

醫官內官未官

丁亥以

任福為環慶副都部署知慶州聽便宜從事龐藉言今已廢並邊小寨自今緩急有言並令互為應援從之帝

常問丁度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窘追巢穴  
饋糧千里輕用人命非計之得也為今之計莫若謹亭  
陸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  
脩邊要覽癸亥廊延鈐轄張亢手疏言禦賊之策其後  
遂多施行者八月乙酉田況為陝西經畧安撫司判官  
胡瑗為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況從夏竦瑗從仲淹辟  
也庚戌仲淹兼知延州先是有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  
鈐轄領五千人人都監二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

曰不量衆寡出戰而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分州兵為六將將六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云九月都官員外郎景泰為左藏庫使泰普州人元昊未發言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城要畧二十卷平戎策十



五篇於是有所奉泰知兵者稱旨換秩知寧州庚午种世衡知延州青澗城安遠寨門既陷賊東路無藩籬賊益內侵世衡言于仲淹請營救宥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為請于朝詔世衡即廢壘具築城成賜名青澗開營田二十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常客飲有得寇事情者即予飲器由是屬羌皆樂為用無定河蕃部鈔邊率

屬羌討擊斬首數百壬午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  
且言劉繼宗王珪等宜量貸其罪以責後効從之冬十  
月甲午賜涇原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褒瘡  
絹百疋仍遣使撫諭之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勵諸將勸  
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初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  
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安俟  
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承宗敗上  
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判官尹

洙至京師求決于上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  
旬進兵入討西賊上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所畫  
攻策也樞密院杜衍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不聽館閣  
校勘歐陽修上書言便宜三事通漕運畫地利昔之畫  
地利者易為攻今之言財地者難為術昔之民賦稅而  
已故其不足而鑄山煮海擁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  
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  
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益盡矣昔日賦外之征以備有事

之用今盡取民之法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縻之矣

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三曰權商賈

見財用門

丁未詔括

驢以備征討從陝西經畧司所上攻策也

時陳執中亦不欲出兵

慶厯元年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

延州范仲淹言攻守利害云臣所乞存此一路者一則

懼春初氣寒士卒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若

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

取綏宥二州擇要害而據之屯田營兵為持久之計如

此茶山橫山可以招降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  
廊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能修復城寨却是遠圖前  
後凡六奏卒成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壬  
戌遣使安撫諸路王堯臣將行請曰關中之民彫疲為  
甚請稱詔勞來乃諭以賊平蠲租二年從之是月元昊  
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詣延州與仲淹約  
言已卯至保安軍仲淹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  
章表不敢聞于朝乃自為書諭以順逆遣監押韓周同

延德還抵元昊二月夏竦言出兵利害詔以竦奏示仲淹龐藉言畧曰臣藉度朝議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民生欲決于攻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者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禦捍舉凡賊地所產之物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通則其勢必日蹙如益更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陝西簽書判官田況言不可出兵者七

事韓琦言今入夏將半月漸有暑氣必難進兵且令諸路置辦軍需訓教兵馬俟秋初三月任福既敗朝議悉欲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州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又云今乞且未可進兵必恐虛有勞弊守猶慮患豈可深入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得罪必速然而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

臣豈避罪于其間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員外須令討擊  
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謀之何濟惟聖慈念之行營號卒  
不罷兵亦不復出元昊始將兵未動朝廷即欲討之  
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  
天下無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  
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困必有賊盜意外  
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發得歲月之須選  
將勵士堅城備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  
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  
所議蓋與吳育同議者皆不謂然既交兵天下騷動方平  
又獻平戎十策大畧以兵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  
數十萬然賊當至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  
則老師費財不得為己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  
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  
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真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

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叅知政事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夏四月韓琦降知秦州任福敗軍琦上章自劾會夏竦奏福違琦節度取敗罪不在琦上知之手詔慰琦范仲淹降知耀州職如故大臣言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奏宋庠言于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之志蓋忠于朝廷欲招內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徐助衍言孫沔亦上言辨上悟乃薄其責詔陝西經畧安撫招討知永興夏竦屯鄜州同

知永興軍陳執中屯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分任之  
壬申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部署司事初元昊反  
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呈  
首露猶環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簽書  
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一罷行族以嚴守備二募民  
兵以增屯戍三擇大將以明部分四募死士以去賊手  
足五寬鹽禁以招撫屬戶益步卒以減騎軍嚴軍法毋

輕易主將給米造酒犒士卒精器甲治器用以為守城之備上嘉納之已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二千餘里屯兵二十萬凡賊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之勢不侔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十其為勝負甚明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地形益屯兵馬以待其來四路之中涇原為急須益兵三萬屯渭州以備出戰為鎮戎山外之援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為涇渭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益兵二萬于環慶

二州屯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賊之衝突也其次蘭州合秦州所管兵馬共二萬七千分屯諸城寨外土兵不及萬雖然驗其事形若有所恃倘用禦捍亦未為全勝之師必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諸寨清水縣以扼東西之來路寇至則據險守隘以塞其前出山外之兵以要其後必未能為邊患也堯臣又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才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任福坐違節度不可徑責主帥由是

忤宰相意他議皆沮不行又言招撫蕃部熟戶從之秋  
七月鄜延都鈐轄張亢言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自元昊  
叛逆以來民力彫疲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陳所宜  
十事不報命蔣偕與環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用  
田況之言也辛卯范諷知陝州入見上言元昊不可擊  
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倘內修百度躬節儉  
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為陛下憂知諫院張方平言  
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到前來點

差弓箭手強壯分募願充軍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  
竊思此舉事係安危謹列不便者六事疏入不報寶元  
初青州人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為狂妄置福  
州及元昊反所部弗拘遂逃至京師復上書言劉平勇  
而無謀必敗宰相益怒下開封令府司以在官無故亡  
法劾宇司錄陳希亮奏乞取所上書付所司治使其言  
驗不當加責宇由此得釋劉平既敗乃授宇青州司馬  
宇復上大衍陣圖及系說七篇已未以為環州軍事推

官辛酉韓琦復官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上疏  
畧云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  
獻忠於上而朝廷益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  
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入保城寨則邊民重遷苦其  
屠掠盡徙內地則諸族屬戶皆為賊合沿邊城寨數百  
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糧草從何而出賊既  
知無後患席捲深入闕輔根本不揺乎愛民省用則  
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昃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



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寇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為蹙境棄民之策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廊延涇原環慶三路防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廊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于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于春秋西城舉動之時先

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甚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畧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西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地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能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

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策也冬十月丁亥知并州楊偕請建新麟州謂遷則有五利不遷則有三害云麟夏二州唐漢古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上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常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為界其論偕速修復寧遠寨以接麟州夏竦陳執中俱罷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始分陝西為四路秦州韓琦渭州王公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

畧安撫沿邊招討使十一月丁未高繼宣知并州河東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列六事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冗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奏不上罷知邢州田況欲于鎮戎原渭之地大興營田以紓邊計是月梁適自陝而還仲淹附攻守二議攻則欲進築城寨以據其地守則欲興屯田以息轉輸之患云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

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有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

之悔天下幸甚

律書載漢文  
且無議兵事

十二月韓琦自前日山外

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兵衆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

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署許

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各

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敗者并斬仲淹奏朝廷

差除中使督促諸路輕易入界之失二年春正月仲淹

奏請給樞密院官及宣徽院空名頭子者各百道緩急

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布衣雷簡夫隱居  
不仕樞密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辨上悅令中書檢  
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  
成事也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知慶州范仲淹奏攻守  
二議詔荅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  
非良籌假令克獲又煩守備若且勤于訓練嚴加捍禦  
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以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  
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

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畧曰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攻  
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  
必隨淺近進築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攻宜取  
於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  
可行其間詔陝西諸路參議以聞知秦州韓琦請降樞  
密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有功者從之是春范仲  
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寇為邊患仲淹謂世衡素  
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鎮撫之龐籍請

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屬羌非世衡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世衡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財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由是人人皆精于射寇不敢復近環州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藉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藉拜且泣曰世衡心腸似石也今日為公淚下矣己亥以韓琦為秦州觀察使王洵為涇州龐藉為廊州仲淹為汾



州並觀察使

夏四月

五月甲寅詔三館臣寮上封事及聽

請對歐陽修上疏言三敕一不謹號令二不明賞罰三  
不貴功實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  
策五曰可任之臣冬戊辰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  
有天下監唐末五代藩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取其  
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今羌西之叛亦選擇將領鳩集  
士農士不素練固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  
之將馭不練之兵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過甚之弊也

又言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馭將帥二復土兵三訓營卒四制戎狄五綏蕃部六明探候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內地尺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朝昌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唐結質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戶與元昊首尾隔

絕隣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常以喪師平時猶虞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盧泉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經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畧

涇原並駐涇明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  
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  
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  
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  
成功四則臣共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  
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  
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  
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

經畧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藉分領之  
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  
淹之請也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  
中兵少乃募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  
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  
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藉  
定川戰沒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其  
所欲於是士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校

理余靖言秦州非韓琦不可守彥博新進懷德无聞不  
報辛卯詔新知永興鄭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  
草公事戩建言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折為三等非急  
切罷去十二月庚午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今體量定  
川之敗其失有四望勅邊臣深鑒前敗不可更駟士旅  
以陷敗機世衡用間元昊欲和不錄三年春王堯臣至  
陝西言見廊延環慶路地有險固而易以守惟涇原則  
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戎狄之衝臣畧論一路五州軍城

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之策凡五事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之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不覆者皆便宜從事用安撫王堯臣之言也乙卯韓琦仲淹等言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几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伏望聖慈于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校理余靖言昊賊私差署官入境欲與朝廷通和臣愚料之以謂挫北人

之氣屈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為得策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釁來求和者權在于我則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夏四月己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偽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未肯稱臣昨聞宣傳下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禮又逐州通判就驛燕待之太過深恐其後難為處置失中國制御夷狄之術兼聞西使之來蓋因契丹所



喻元昊既稟畏契丹則朝廷可且持重縱使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于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正今日又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厚既許其偽補之珍則元昊自為得志臣去年使契丹與館伴劉六符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稱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饋初既不避此名今又未即如約受前恥而不獲効甚可惜也今朝廷過有許可受憂有二事若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于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答之也若

契丹謂元昊本稱臣于兩朝今既南朝不稱臣漸為敵國則以為獨尊矣異日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之二者必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謀無遺策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是事有大疑謀欲其廣也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侍從之臣數屈丞相漢始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凡北狄西戎之事係于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凡有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善為裁擇先是歐陽修言臣料國家今若不曲從其言不如優寵其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若是不受彼必自虧事體不若急修

備以圖勝筭修雖有此議然朝廷更未之從也且元昊既未肯臣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司諫皆欲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屢合謝于上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琦獨異上顧問琦琦歷陳其不便上曰更審議之及至廷議琦稱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復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講和其患有三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此議和庶為得策諫官蔡襄余靖言修又言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

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急欲和甲午樞密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修儉國治民安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思深遠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于萬世而無窘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年矣而臣切睹時事可謂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

何哉蓋以西羌北狄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社稷之未安也臣輒盡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奇碎渺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惟專務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欲出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僉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

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  
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  
一武臣代郭承裕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  
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狄通  
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嫚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  
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情則  
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

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

營洛邑

見遷都遠畧事

陳八事大畧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

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慮豈足為國之患哉上嘉納之歐陽修言



風聞韓琦以范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  
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  
臣材職俱堪信用然仲淹以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  
推服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付必能共濟大事  
庶免後難諫官孫甫言切觀西人議和其利一而其實  
有四利害之機安危之計願陛下熟圖之乙酉陝西宣  
撫使田況言自冬初諸路得謀者皆聲言西界迤邐遇  
乞剛娘嵬等諸腹心謀叛賊事覺被誅國中大亂臣竊

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大若心實欲和則當誇示允勢幸我曲從以厭其私豈肯詐揚此聲自見危弱此其勢實衰而亟求倚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猶且倔強妄有干求不宜過有許予示四夷以弱如謀者所得皆詐則觸謀懷毒志未可量雖盡副所求只是納侮朝廷既恃和懈備賊羸形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熟思計其事其歲給不可優增也歐陽修言伏見張子奭奉使之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

受冊而尚有數事邀求朝廷未知如何處置今若只為臣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詢于議事之臣五事不錄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又云西城雖和所利極鮮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比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戊申諫官孫甫言漢以金繒遣匈奴賈誼謂中國卑辱之甚遂致流涕今與一小蕃議和歲給之物近

又增至二十五萬彼猶偃蹇未滿其意卑辱又甚于漢  
矣今日之事又在預擇將帥擇將之術必有責于大臣  
昔周世宗以鳳秦之亂命宰相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  
成功而世宗詔王溥曰平秦鳳卿之力也盖自古良將  
多由輔臣薦用慶秦二州惟朝廷選擇將帥而深計之  
四年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辛未降刑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為祠部員外  
郎知虢州職如故并代部署張亢為本路鈐轄宗諒及

亢皆置獄并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叅知政事范仲淹  
言也諫官孫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常一日去兵雖  
然兵無良將與去兵同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勝于夷  
者有良將也今日養兵多而未常勝者非無將也不知  
其才而任之也韓琦田況近皆遠自陝西邊將之才無  
容不知請詔琦等條四路將臣能否其最下者黜之庶  
幾將帥得人而勝可取也夏五月樞密副使韓琦叅知  
政事范仲淹並對于崇政殿上策畧曰臣等思和與不

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而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畜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戎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練兵卒則攻守有具此和策之得者也其二曰久守之計

莫若畜土兵其衆多識山川習戰鬪比之練兵其功相  
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  
寨益招置之遷其家于邊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保  
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此可恃之兵也陝西新刺  
保捷孱弱不堪戰者宜首汰之使歸于四畝既省軍費  
復增農力三萬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  
邊或屯闕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  
備沿邊所招弓箭手使之聚居險要與城寨相應彼或

小至則屬戶番兵弓箭手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必先聞集舉之期我之沿邊兵車盡可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欲長驅而來則使諸將出兵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併力以乘其弊進無所利退而有禍不能兩三其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西夏之衆動號十萬以坐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于敗我若復用此等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請于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



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卒一萬騎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  
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  
橫山一帶蕃部元昊入寇必為先鋒降者厚賞納質各  
令安土拒者併力急擊必敗其族使賊奔命不暇部落  
攜怨我則兵勢自振此春秋時吳用三軍破楚之策也  
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此攻策之得也

又陳

北狄七事  
見契丹門

是日二人指陳上前數刻乃罷叅知政事范

仲淹安撫陝西先是仲淹聞契丹與元昊相攻料其可

疑者六可憂者三云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  
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具一奏  
納于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  
所歸如大臣不能保信則便畫河東備禦之策戊午富  
弼奏契丹必不寇河東杜衍言契丹必不來仲淹爭議  
帝前詆衍不以為恨韓琦請行云不須一人一騎仲淹  
求再對奏琦語兵竟不行仲淹不以為忤也先是仲淹  
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凡此

守禦富弼言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奏表辭理恭順一  
遵朝廷所約只是權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到闕臣  
乞與婉順商議示以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謂其恭順  
却于元約事外別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今無備我  
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相殺伐朝廷之福  
天之所假也又范仲淹言前代帝王與戎結好通和禮  
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乏生  
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祖唐太

宗身經百戰既定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敵以雪天下之恥今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以議通好今衆議欲復得寨門以全疆土且西戎驕怯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蘓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兵使民富土強以待西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窘之福也諫官蔡襄言元昊陳奏數目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約

東兼余靖請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竊謂速行封冊詔如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仲淹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固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使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自劾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十一月初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藏康奴三族最大素號強獷

撫之則驕不可制伐之則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州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設築古細腰城斷其路于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階共幹其事世衡時卧病即日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寇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忘寇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冬十月范仲淹復檄蔣階築堡大蟲纔堡未完而為明珠滅臧伺間邀擊階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畧使庭下請

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贖罪狄青曰階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階死則部署行矣青乃不敢言階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始明珠策族數為寇階潛兵伺之斬首四百餘酋豪二十九焚帳落八十獲牛馬三千所俘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階笑自若五年春樞密使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矣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

錄盡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又陳  
陝西合措置事件久任主帥徙兵就糧去冗兵以蠲經  
費上悉施用其言六年詔陝西安撫及運使朝廷開納  
夏國本欲寬財恤民自進誓以來至今已及一年而調  
度尤急不敢用兵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  
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副使龐籍之言也辛  
酉詔河東經畧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以聞

仁宗朝契丹議闕南地界



天聖二年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  
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  
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改觀試朝廷耳豈可自  
釁耶若終以為疑莫若因北河決以防河為名萬一有  
變亦足應用未幾寇果敗盟

景祐元年十二月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皆驚癸  
酉命張克為北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狄歲享金帛  
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歎欲興兵而來特張言耳非其實

也萬一有背約臣請環甲為諸軍先朝廷欲大發軍為  
備輔臣迭議上前參知政事蔡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  
渝盟已有契丹祭天幽州以兵屯境上耳二年契丹主  
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

慶厯三年春二月契丹謀聚兵幽薊前遣使致書求關  
南北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橐以聞且言契  
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  
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按守劄付河北安撫使密修邊備

乙未詔真定府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糧二千車器甲五百副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修之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寢廢矣詔始下人情訟詔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人情始安辛丑以新知河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于曹州復

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  
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  
藉卿威名鎮撫耳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三月  
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  
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  
詔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于綿遠  
固將有以披陳竊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

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憤廟  
社不延至于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為善鄰  
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北纔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富  
南北王府並內外諸軍彌年有戎境之勞繼日備渝盟  
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石炙  
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增尚  
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

報邇者郭稹時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  
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  
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于猜嫌慮難敦于信睦倘或思  
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西元割之縣  
俱歸當國用康黎民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  
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  
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困因教其主聚兵  
幽涿聲言入寇而六符及英去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

月已已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盱食歷選可使狄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之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常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答英等自以狄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色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

冀以釣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便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弼以結婚為不可初北主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于國中常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于太后則善然本朝則不便也昌朝曰



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狄卒罷結婚之議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國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續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

特貽緘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故封援石門之割城還  
周朝之復境係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  
鄰堡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况太宗皇帝親留并郊  
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  
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  
忽謀狂僭倣擾邊陲鄉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鎮  
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  
談諜間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

軫

闕

原反致譏於忌苦復云築營堤埭開決陂塘昨

綠霖潦

闕

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疎導當稍善防豈蘊

猜嫌以虧雍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撒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故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虛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二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為聰達應切感恩再屬清和妙臻戩穀其餘令弼

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于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耶德用謝之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因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五月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詔意毋忽於

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二年秋七月初富弼張  
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至滿  
達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  
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朝廷必不  
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  
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  
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北主  
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

也北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水塘治城隍藉民兵此何意羣臣競欲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闕南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也北主驚曰何為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擄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正奉使者歲三人耳於羣臣何利焉北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

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北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之者但以其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北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蕃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常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于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



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北主顧其臣與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初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續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伊喇摩哩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常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及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

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可以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靈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北朝既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于心亦不愧于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北主招弼同獵引弼馬自近間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北主曰我得地

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問於陛下曰北朝欲得吾祖宗故地南朝亦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敢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論耳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姻可議耳弼曰結婚姻易以生釁况夫婦之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托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

弼曰帝女纔四歲成婚亦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彼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狄結婚姻之意緩且諭弼還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北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使于北呂夷簡傳帝旨令弼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議

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納款方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二事一兩界塘淀毋得展開二答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還亡諸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并所錄副本

闕

及弼於武強授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非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狄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欲知狄事亟

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以服帽對便殿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北朝初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故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慢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為真恐誤耳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夜弼宿學士

院明日乃行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  
金壇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問  
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  
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  
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北主大弟宗元子梁王洪  
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北主曰姻事  
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和悅則將奈何  
固不若歲增金帛但患無名耳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

富弼曰此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况南朝為兄  
豈可兄獻於弟乎北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  
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  
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盖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  
下欲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則南  
朝亦何暇顧生靈哉北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  
可北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北主曰  
必寡人加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



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北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耶北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使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北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于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北主

曰此乃卿等忠義為國之事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云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斷不敢諾於是乃留所許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賁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夏國納款事北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彼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于國書中敘述耳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

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不可復然朝廷意欲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知也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劉六符入見其誓書曰惟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紀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三十萬疋銀一十萬

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賊盜逃遁彼此勿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合依舊存守修壕葺葦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鑒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以書答云

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先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  
俱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  
此邊鄙用軍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遠已  
深敦好如故闕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  
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壹十萬疋銀一十萬兩  
前來銀絹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田畝者  
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湜堰水口逐時決洩  
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

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當依散關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除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口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修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鄰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于宗廟副在

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大德必敦大信  
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  
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  
厚遂為無窮之害敵每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其  
事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于國中庚辰復命右正  
言知制誥館修撰富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上  
章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  
及堂吏以偽署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

易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  
李希烈事罪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  
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信不發而焚  
之曰徒亂人意耳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  
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幣與敵和非臣  
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  
爭耳于功何有而遽受賞乎伏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  
國恥卒辭不拜敵既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



弼奉使不了乞斬于都市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三月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遂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于斧鉞願

收新受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于  
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上察其  
意堅定特為改命焉七月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直執  
制誥命納于帝前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  
嘗膽不忘修德上許之焉

仁宗經制契丹要畧

慶歷四年初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  
田況意敵畜奸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

萬朕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  
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  
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及此則惋歎不已矧兩  
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係安危者豈不  
為陛下思之哉每旦拱垂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  
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  
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  
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

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糧財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士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及時政專以敵患為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叶力以有所為今不以此為急務而日以委瑣之事

更相便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契同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府事范仲淹並對于崇政殿上四策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久以北戎為憂且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直抵京師擄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恥國家始與結和將休兵養民自有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

征戰之議前年北敵驟起說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因而要功其謀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請朝廷欲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屯兵三專于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

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畧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仔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敵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有真定府三州高陽關分為五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西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守固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畧方可預為法制

臨時不致蹉跌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就使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于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于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漸進呈據選到人數以藉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于教戰者于陝西四路北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



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竒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藉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並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陷京師故契丹犯京師坦然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

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阻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琦與仲淹陳于

上前數刻乃罷慶厯四年六月韓琦范仲淹奏河北五  
事一邊材臣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畫邊事二再議河  
北三路合屯田去處三委樞密院于閤門祇候以上選  
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  
呈四於陝西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  
教習諸軍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令可以治民者  
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發兵  
馬可疑六事可憂三事見廣筭門戊午樞密副使富弼

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  
太祖皇帝待北狄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  
皇帝因親征之屢敵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  
皇帝嗣位之始專用仁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敵  
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啗之  
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  
遺差擾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  
盟未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

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濶違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妄欲希賞未常聽也蕃使每到朝廷悻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其常事故不之恤也但只自謾嚇佯為包容其實偷安不為國家任責畫長久之計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可勝算

又至慶厯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知為計上恬下嬉以苟一時之安二邊所以致然者乃曰國家向來輕敵妄戰不為預脩之所致也臣深見二敵為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坐享重弊交戰則必破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禽縱自在去往無梗兩不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歡盟渝盟擾邊則我遂困不幸凶荒相繼賊盜中起二敵所圖又甚

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取靈夏以西其間  
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  
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  
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  
將長于中國中國所有彼盡知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  
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  
二敵也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敵連禍朝廷深  
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為無事二敵各獲厚利退而

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謹具守禦策如左其守策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祈保瀛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北平一寨總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扼賊寇而不使得深入定為右臂滄為左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



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  
三萬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萬祁莫順安信安保寧  
永寧北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餘二萬分于  
諸道巡檢遊擊兵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  
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領  
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闔誘衝陷掩襲臣  
雖至愚未信敵騎敢長驅而南也二曰河朔長貳最宜  
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又移替不定經久

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敵有所變故邊城不守為患不細乞差選長吏並使久任績効著聞優與就遷厚加寵賜使樂于邊計悉心營職自能久處其三曰除上件十九城久任外其餘十七州軍大小文武官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路分肇舉充所貴上下得人四曰屯兵備邊古無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軍食多缺必須廣為經度始給用度其間歲有凶歉謀之

不獲寇至益戍常數不足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所患也敵雖與之和終非悠久之計臣嘗深慮得養民二條其一條據守邊兵合留外駐泊駐屯就以地分屯于河南鄆齊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二年一代遇有緊急發符召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反者耶所以畧省河朔科歛以寬疲民使之安益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教倉運河南民稅

及漕江淮粟實也近邊兵馬每歲三年一代亦足以寬河朔困乏之民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況夷狄乎今屯南兵尚多徒能張為聲勢而實不足用臣願河北純募土人為禁兵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既得土兵勿戍他鄉糧若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北邊風俗大率以近親為盟主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臣亦常念國家將帥既未聞于夷狄而親王素有畏

望為匈奴所畏者今不復聞敵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  
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為夷狄之窺測臣願陛  
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者試之以政臣知不數年當  
有賢宗室如漢河間東平二王矣內以藩屏王室外以  
威示四夷此有國者之急務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後  
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  
為侯為王分割地土自成邦國於以分布枝葉庇廕本  
根張大王室壯觀天下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布在簡

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抑壓僅同豢養縱其癡騃殊不  
教習雖有說書官久實虛設是盡欲愚之不令知善道  
為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  
姪者無不孜孜教誘使之成器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  
盛實祖宗艱難所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為歷世  
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未知教導任為過惡俾外  
夷哂笑是陛下損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矣且陛  
下任李用和為殿前都副指揮使任曹瑋為馬軍副都

指揮使者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者尚有親信則宗室同姓與陛下為骨肉之親反不信哉陛下不過為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為朝會時羣行旅進者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其有宗室但出都城四門之外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又況四夷乎自古以至今日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而微弱之甚未有如本朝者也宜乎為識者之所憂而北狄之所輕也且

如北敵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特哩袞楚王伊勒希巴是其親近甚衆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徇其國人未必實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實耳今朝廷若能崇樹宗室使聲名漸著聞北敵北敵亦必謂南朝有人根本牢矣欲謀則息欲動則北古者有以實效濟者亦有以虛聲攝者兵尤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說必使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其禦策一曰景德以前公



邊土兵無事時留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為逐路部署司  
抽起緣邊關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  
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狄兵次第亦藉  
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將命令所禦必堅戰必  
勝也若遷入內地山川道路人情不熟狄兵不諳骨肉  
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  
不勝也北敵惟懼邊兵凡聞有南兵潛入內地敵人大  
喜故來則決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復尋景德一事盡

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為官軍必敗幸而敵騎  
中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今北敵若入寇  
沿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署司抽起若逐處土兵  
而少即以南兵益之有餘則方許部署司抽起况部署  
司自有近裏州軍土兵可以聚而為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  
領三十萬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  
更不出戰其逐路部署司于十七城聚而為大陣矣  
邊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敵敵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  
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亦頗增

氣局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敵騎乘而南則表裏震恐  
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阻喪安能保其全勝哉二曰  
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只過陽  
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廣信安肅之間  
大抵敵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畧州郡然後東出雄霸  
之間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三塘之  
交蕩然可以為敵騎歸路遂置保定軍界于二州以當  
賊衝決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

稍梗矣然窮冬永堅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敵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被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之阻敵可以平入敵且守盟不動則無以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福而逞志洩憤矣何以陳之今敵若寇邊必由廣信西而來敵騎初入塘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

敵必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敵必易我而憚于是  
令廣信安肅保州三邊開壁會兵張擊之之聲而不與  
戰敵必分兵復禦已而令鎮定亦閉壁不與戰敵既前  
後受敵亦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  
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入符家寨口則咫尺燕  
薊矣

滄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雄霸之間即景  
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舉

德敵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抵燕京會滄州  
兵擣其腹心破其積聚敵見兩下兵入莫知為計矣燕

地既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為王師所擊而不能遂去于

是乘其向背之傑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合兵擊之必大

破追奔及燕盡逐敵過山後

敵兵入界則整敗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易

為驅除之矣

以兵守居庸關右北口松亭關符家寨此四關

口皆險隘各以三千兵守之固矣則敵騎無復南者因

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拔隣郡陷蕃之族平

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

外西山有後來新開父牛鈇脚猪窠二口敵人以通山

後又州之道路皆險峻不通車馬雖不加防守尚無所  
害或于口側少伏車馬縱敵入寇發伏可以盡擊之假  
陛下謹重未欲舉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屯重兵于西  
山下敵雖有所掠而東出無路進退不遂我于是以十  
九城之兵分出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敵既屈  
與和則久亦治匈奴之一策也三結邊豪四結高麗五  
經制山後新路六廣祁深二城七防河東凡此守禦十  
二策總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于河北

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土豪并內地故老博採叅校得之甚詳及於敵庭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求載籍質以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即非臣任曾臆罔聖聽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恃已徇私旁拒衆論兩府亦不得徒事成言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知制誥張方平言臣聞外敵不守封界築城鄙上邊吏諜知科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故未



審虛實然國家與敵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利盡則交  
疎亦理之常者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  
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閒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  
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患庶幾無倉猝之憂今而疆場  
初寧縱不保其久求無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  
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  
糗糧繕器械葺廐牧皆當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  
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癸未參政范仲

淹言臣竊見契丹來書志在邊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敵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初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餘見經制西夏要畧門

四年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撫臣奏事垂拱殿前面諭之曰北主受禮雲州遂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易出難入二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三也不寇河

東四也不先寇河北五也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  
必不與元昊合入寇七也不聞脩無以防我八也不由  
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  
今臣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非臣所知臣  
前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盖以朝廷方難盡力西鄙未  
遑北事於是忍羞歲益所入聊以疑兵紓禍而望雪恥  
於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  
至於身羞國恥庶幾可雪于是命弼宣撫河北實亦不

自安于朝欲出避讒謗也乙未翰林學士承旨王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孫抃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沈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召臣等宣示契丹來書與朝廷答書臣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如此則于西人無草絕之由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先是吳育奏凱言為今之策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

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  
委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固拒當為加伐如此則二敵  
自然歸屬朝廷及聚議方平當事言不能易所議焉戊  
戌右正言余靖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臣復料北人  
之意不出四策一曰借兵于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乏資  
糧欲假邊粟三曰軍興費廣先借數歲之資四曰元昊  
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校計不可詳知皆目前  
所宜預備者也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辭惟與元昊絕

和最難處置臣竊計之遜詞以謝北敵緩詞以款西戎  
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若徇北敵而絕西  
戎順西戎而違北狄俱有兵禍二敵連謀共為矛盾之勢北人  
纔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輒違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  
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朝廷以靖言為然于是遣靖回  
謝其復書畧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禮之大則自宜  
問罪或謂元昊于本朝稽効順之故則不煩出師矧延州  
昨奏元昊已遣楊素如將誓文入界倘不依初納則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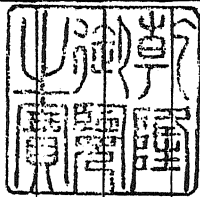
可阻還如畫遵承亦難却也冬十二月富弼言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臣奉詔宣撫自渡河而北遍詢狄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今來事體不及祖宗其事有七一號令不及先朝之嚴明二威令不及先朝之震赫三北狄苟動事係安危誰敢為朝廷主張行事此執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斷四民心不及先朝固結五財用不及先朝豐足六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七士卒不及先朝整肅上七件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

默恐誤邊防之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  
效革今日因循之弊為長久之策不勝大幸寶曆五年  
春韓琦言二邊事

見要  
畧門

五月歐陽修言邊事

見遠  
畧門



太平治迹統類卷八